怡情诗笺

野有芳邻（一组）

□ 漆宇勤

我发现，我生活的这片土地上，最少有银杏、水杉、穗花杉、珙桐等8种国家一级保护植物，以及近30种国家二级保护植物，还有黑麂、云豹、黄腹角雉、白颈长尾雉、中华穿山甲等7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和豹猫、水鹿、河麂、大鲵、虎纹蛙、白鹇等近30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这些见证生态的物种，与我们共享着这世界。

——写在前面

再遇中华穿山甲

它竖起鳞片又平复
蜷缩成细小的一团，意图以此隐形于世界
意图以此抵挡一次尖锐的疼痛

龙背岭早年的猎人告诉我，穿山甲害羞
自惭形秽于常年的穿钻土穴
遇见穿山甲只须凑过去言语羞臊它邋遢
一只因羞惭而蜷缩不动的麟甲动物便会束手就擒

有一天我在久已荒芜的山谷里见到穿山甲
它风尘仆仆，半伸出细长的舌头躺着喘息
那一刻我相信它是穿山越岭来看我
看一个幼年曾亲手放过残忍之药的瘦弱者
现在我们都已中年，都有着越长越小的眼睛

现在我们再次相安无事，互不碰触却怀揣温暖
现在我们彼此眼中有光，有狡黠又敦厚的心事

对黑麂的观察

龙背岭的木匠们都曾拥有一个缀着黑麂角的墨斗
为木料弹出准绳的同时也为人心弹出笔直的墨迹

警惕的、胆怯的、灵巧的、珍稀的……黑麂
在丛林里雀跃，回头望我一眼却不停留
昨夜它曾舔舐置于树腰的镜头如深吻
现在黑麂是深知犯错的孩子胆战又羞怯

跳跃得、欢喜得、惊吓得、迅捷得……像黑麂一样
这是幼年时龙背岭的长辈们日常的俗语
他们选择日常熟知且多见的动物作为形容词
对子侄或孙辈进行口耳相传的修辞训练

那时山村里的人们对山上的野物视同邻居和孩子
有的时候残忍，更多时候温柔以待
上山劳作时与黑麂的反复偶遇和经年观察
完成了人类对山林的一次次翻阅与借用

我们都不知道有一天黑麂会远离
它不再雀跃于浅林和深林之间
为山民与山神传达简笔的信件
它出没于夜风里，是树木可堪依偎的一小团温暖

云豹幼崽

屋子昏暗的角落，云豹幼崽先是匍匐
然后伸出纤弱的爪子试探陌生的空间

森林公安局被树木掩映的物证房里
我见过的幼崽大都有着浅浅的绒毛

为云豹标注籍贯的人写下赣西，又写下罗霄山脉
还不够，继续细化，写下武功山的户籍地址

直到夜晚到来，安静的院落留下偷猎者铐在隔壁
灯光明灭间我看到云豹幼崽耸直身子张开了眼睛

它有着灰色的斑点云朵，却不知如何腾云返回故乡
它有江湖少侠的心气，却只能发出奶声奶气的嘯叫

白鹇

转过荒坡，白凤凰飞起又落在不远处
这是赣西的四月，白鹇一再出没
我总疑心，下一刻山间的浓雾将瞬间涌出
为一幕仙侠的电影布景也为树下闲步的鸟雀衬托

有着弯曲尾羽和黑肚皮的白鹇对此毫不在意
它自顾自从我左侧走过，踩断数茎青枝
视我如无物

我喜欢这浅薄又轻浮的世界里所剩无几的贵族
像少年时痴迷白裙飘扬的古装女侠
她们都在空山寂寂的清幽里款款而行
有时也翩跹腾跃于一棵树与另一棵树之间

在一块岩石与另一块之间记录白鹇与纯净之山
新雨淘洗后的溪涧和草木飘飘欲仙却不是主角
它们都只是白鹇的背景

金丝猴

滇金丝猴、黔金丝猴、川金丝猴、怒江金丝猴……
你断定世间所有的金丝猴都要被呵护
阳光照耀在树木疏落的山坡
有细长又浅黄的闪耀映照不染纤尘的轮廓
金丝猴举着它的尾巴报以不安的警惕

此生见过种类繁多的人和猴并冠它们以猴的通用名
它们都在攀援与躲避，都在进击与败退
在这权属不明的自然保护区
每一个满脸褶皱的人都是坠落草丛的金丝猴
凌乱的毛发出卖了它胜券在握般勉强的镇定

隔着横断山，隔着森林与城市
不同种属的金丝猴与不可自拔的人类
都是珍稀动物，都值得怜爱与珍重

品读江西

山深闻鹧鸪

□ 郭志锋

“行不得也哥哥、行不得也哥哥……”一声声啼鸣，如细雨一样飘来。江面波光粼粼，叫声高过江水，高过树林，落在无限的寂静里。

时光在这一刻已经凝固。一缕阳光照在沉默的河面上，画出一层又一层涟漪。这些荡开来的波纹，怀揣着不可言说的秘密，久久不愿离去。

你慢慢踱步，沿着河道，离开驿站，走向江边。来到一块巨大的岩石旁，你停下了脚步，向前望，是滚滚的皂口河水不动声色地融入了千里赣江，波涛汹涌，奋勇向前。远处，是巍峨连绵的群山，逶迤起伏，多像另一条奔腾的大江。

这是1176年的一天，天空碧蓝如洗，万物安详宁静。坐下来，侧耳倾听，一声声“行不得也哥哥”悠然飘来，直扑你的耳膜。这叫声似乎不是来自河边的绿树，不是来自近处的山间，而是来自一个遥远的地方。它们一定是从京都开封府飘过来的，一定是从靖康二年飘过来的，仿佛还浸着一滴滴血泪，透着一丝丝耻辱。

没错，就在这千里赣江，就在这碧波荡漾的江面，隆祐皇太后被金兵追击。当年，金兵来势汹汹，不但掳走徽、钦二帝，灭亡了北宋，而且在南宋新建不久，又相继侵占建康、临安。隆祐皇太后只得往洪州逃跑，一到南昌，才知江西制置使王子献早已弃城逃往抚州。太后闻讯，五内俱焚，再次匆忙出逃，逆江而上，奔往虔州。无奈早有叛将告密，听说隆祐皇太后在此，金兵更加紧追不舍。

想到这儿，你长叹一声，眼光再度望向江面。“行不得也哥哥”，这鸟儿居然也看出了你的心思，一声紧追一声，越发叫你生出无限的愁绪。

蓦然间，无穷感慨涌上心头，实在按捺不住。你大喝一声：“拿笔墨来……”随从、驿站的小吏知道你又要赋诗作词，立即笔墨伺候。你瞄一眼那块巨大的岩石，向江的一面光滑平整，正是上天赐予的宣纸。于是你迈步向前，握笔沾墨，在石壁上尽情书写，一首《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跃然石上。

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何等的气势，何等的感叹！那时的你，经滁州留守叶衡雅力荐，终于被重新起用，出任江西提点刑狱，驻地虔州。你回顾过往，百感交集之际，情不自禁，诗兴大发，发泄了自己对国家山河破碎的痛惜，也倾诉了自己对百姓惨遭抢掠杀戮的愤恨。

然而，你不知道，你的一首千古名词，就改了皂口河的姓。赣江“十八滩”，九滩在赣县，九滩在万安。其中在武术滩、小蓼滩之间有条河，不知是发源地多皂荚树，还是另有缘故，这条赣江的支流，就叫皂口河。它流经柏岩、沙坪等村落，在群山之间，蜿蜒数十公里。因而，建在皂口河和赣江交汇处的驿站，就叫皂口驿。

皂口驿有驿臣，是驿站最高领导，还有驿吏1人，馆夫6人；配站船5只，每船船夫10人。此时，他们都齐聚在你的身边。当看到你将皂口误写成“造口”时，众人面面相觑，真不知如何纠正。

到了明清，这里又设立了皂口巡检司，俸银从31两一直涨至52两；皂隶两人，工食银12两，弓兵15人，工食银27两。特别是皂口漏泽园，无法确认在乾隆年间为谁所建。幸亏万安县知县李梦为此著有《皂口漏泽园记》，曰：“万安之为邑河，河之滨多废榷遗，是有二：行旅之客死者，权于是河滨之土，无主无力者荷安于是。顾是河为十八滩，滩水涨落无常，土岸剥削，日见暴骨。”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当时，你也不知道，隆祐皇太后逃到皂口驿的时候，终于迎来了自己的第一次休息。太后逆江而行时，正值赣江枯水季节，船过了黄公滩（后苏东坡改名惶恐滩）和小蓼滩，金兵分两路追赶：一路在赣江东岸，组织弓箭手，乱箭齐射，“唰唰唰”地射向江中御舟；一路在赣江西岸，一队队骑手，战马齐飞，叫人心惊胆战。隆祐皇太后见此阵势，心想今日肯定在劫难逃。正焦急，身边的太监猛然一指说：“那儿不是有条小江么？”这条小江，就是皂口河。太后急忙指挥船只转弯，绕过你写词的那块皂口壁，进入了皂口河。两岸的金兵做梦也没想到，会凭空出现一条河。千军万马眼睁睁看着御舟在河中远去，接着，几个强壮随从背着隆祐皇太后，逃进了一片密林。此时，一太监上来禀报：“太后，朝廷老臣许贵在此迎候多时了。”太后闻声，定睛一看，果见曾随宗泽勤王有功、由兵部侍郎加封礼部尚书衔的许贵，正跪在地上叩拜。太后忙唤“平身”，想到自己落魄荒野，告老还乡的许贵竟然主动前来恭迎，真是忠臣难得啊，不禁愀然泪下。

其实，你离开后仅4年，淳熙七年冬，杨万里又来到了皂口驿。这一次，他从家乡涟塘出发，带着长子杨长孺、次子杨次公去广州赴任。因为行李多，一路拜会友人，所以行程极慢。经过惶恐滩、漂神滩、棉津滩等处，到达皂口驿时，已是次年二月的一个夜晚。身心疲倦的他，行走在赣江边上，心事重重。趁着一抹月华，他看了看身边睡着的两个儿子，悄然吟下《宿皂口驿》：**“倦投破驿歇征骖，喜见山光正蔚蓝。不奈东风无检束，乱吹花片点春衫。”**当晚，鹧鸪的叫声依然一声声地从深山里传出来，“行不得也哥哥，行不得也哥哥……”只是，不知杨万里是否听得清，是否同你一样，想起了抗金往事，想起了那些战火连绵的年代。

你或许与杨万里有过交集，他与你一样，力主抗金，决不妥协。从任赣州司户到赣州知州，杨万里比你更清楚这条水路，更清楚“十八滩”的凶险。他多次在皂口驿停留和住宿，也就留下了多首诗歌。写《过皂口》，“赣石三百里，春流十八滩。路从青壁绝，船到半江寒”描绘了“十八滩”的奇险。在《晓过皂口岭》，他情不自禁发出感叹：**“夜渡惊滩有底忙，晓攀绝磴更禁当；周遭碧嶂无人迹，围入青天小册方。”**国破家飘零，无数伤感事，让杨万里觉得“半世功名一鸡肋，平生道路九羊肠”。虽然他没听见那动人心弦的鹧鸪鸣叫，但只要看见泉水在滴，就感到乡愁似乎在流淌：**“岭头泉眼一涓流，南入虔州北吉州。只隔中间些子地，水声滴作两乡愁。”**此刻，常听常闻的流水声，也赋予了别样的含义：**“岭北泉流分外忙，一声一滴断人肠。”**

因此，即使没有“行不得也哥哥”勾起你的联想，但因为“十八险滩”的绝险，因为朝廷的腐败无能，因为国家的破碎，你的心里也有千万条赣江在奔腾，潮起潮落，卷起千层浪。

时事易变迁，人心却相通。明代的丘濬一定感知了“十八滩”的凶险，也一定读懂了你的《菩萨蛮》。他在《禽言》一诗里，索性把鹧鸪的情绪彻底发泄出来，直接鸣叫几声：**“行不得也哥哥，十八滩头乱石多。东去入闽南入广，溪流湍驶岭嵯峨，行不得也哥哥。”**

“行不得也哥哥”，真是鹧鸪的叫声，并非文人的想像。药物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专门替鹧鸪作了小传。说它“性畏霜露，早晚稀出，夜栖以木叶蔽身，多对啼”，并明确指出，鹧鸪的叫声就是“行不得也哥哥”。如此说来，“山深闻鹧鸪”，不仅符合“十八滩”水路的艰险，而且的确符合你当时的心境，堪称用词精妙而传神！

而今，我想沿着你的足迹走一走皂口，也想听一听“行不得也哥哥”。可是，900多年的光阴实在久远，时代的洪流足以吞没这一切。皂口驿站、邮铺、巡检司衙署已荡然无存，连漏泽园也因为万安水电站的建设蓄水，与“十八滩”一起沉入江底。唯见几棵枝繁叶茂的古樟，苍劲挺拔，屹立于赣江之滨。

眺望远方，赣水汤汤。我看见你踏浪而来，目光如炬，一手举剑，一手持书。侧耳倾听，一阵阵鹧鸪的叫声也随你而来，“行不得也哥哥、行不得也哥哥”……

赣地采风

篁岭之上

□ 赖韵如

初生的秋风迈开步子，爬上婺源的石耳山脉，风孩子们顺着山岚撒丫子。攀上篁岭时，风打了阵激灵，决定歇歇脚。这一歇不得了，山居村落便轻轻伸手，揽秋风入怀，也揽我入怀。

白露前夕，淡季中的淡日子。跟上第一阵秋风，行走近600年历史的篁岭。

篁岭地多篁竹，为曹姓族人所建，整个村落，沿水口呈扇形梯状错落排布，中间由“天街”挑着。天街两旁汇聚着徽派建筑群，黛瓦白墙、次第向上。飞檐斗拱雕花，在篁岭得到集中保护与展现。

天街上，行人稀少，此时的篁岭沉静。砖瓦木匠们趁着淡季上工，他们的肤色晒得黝黑。前方行走着几位老人、几名女子。一女子朱红色的裙裾在天街翩跹，英气的马尾跳荡着。她脚步轻盈，那步态，是从生活常轨中跳脱出来的步态。

我们忽前忽后地走着，时光慢下来。

砖雕、石雕、木雕。

古道、沟渠、石阶。

茶坊、酒肆、书场、砚庄、篾铺、榨油坊。

目光游走处，建筑、人物、花草、虫鱼、器物都活泛起来。

在笔庄，我见红衣少女在挑羊毫毛笔。沿着花溪水街下来，进入气味博物馆。深呼吸：玫瑰，茉莉，薄荷，香樟，薰衣草；泥土，森林，雪原；亲情，爱恋，似水年华……据说有400多种气味，果真是“收藏记忆，贩卖气味”。浩渺的气味进入鼻腔，我闻得串味了，耐心的老板娘赶紧拿咖啡豆凑过来醒鼻子。鼻子，醒了。隔着橱窗，再次见到红裙女子，她闭上眼睛，眉长入鬓，颀长的颈脖前倾着。凝神静气闻着玻璃瓶，她手上拿的，是“初见的味道”。

两个陌生的女子，在花溪水街的香风里，相视一笑，各自散去。

阳光翻滚着，映照着土墙上绘的五星红旗。瓜果蔬菜们，被晒秋大娘们装进圆圆的簸箕、晒匾，变成曙光红，变成柠檬黄。“篁岭晒秋”，已然成为文化符号。篁岭的晒匾一年四季不闲着，晒匾是气候的调色盘，寒冬腊月晒果脯，开春了晒山蕨水笋，夏晒干菜果蔬。秋天最为壮观，那些辣椒、玉米、南瓜、黄豆、茄子、香菇、木耳们，各类瓜果和菜籽挤挤挨挨，在秋风和艳阳里闹腾。空气里万物生津：辣酥酥、甜丝丝、咸津津。

爬上一级级石板阶，走进一栋栋建筑，推开一扇扇雕花窗户。脚步丈量着犁尖巷、方竹巷、担水巷、添丁巷、天街、花街、团箕巷、厅屋巷、五桂堂、古戏台、培德堂、怡心楼、树和堂……走一阵，停一阵，我总在抬眼的时候邂逅一群远古的孩子、书生、农民。那些人走在鹅卵石铺就的驿道上，从不曾离开。

脚步停留在一幢民居前，一名本地的男子正在介绍自己的故乡。耳边闪过一段旧日子：那时，男人在山下劳作。他背着粮食，儿子背着书包，父子踩着月光爬坡，回到炊烟袅袅的篁岭。偶尔山下的外甥女也跟来，除了嘴馋舅舅家的荷包鲤鱼、灰水米果、梅干菜炖肉，女孩最迷恋的是在篁岭捉迷藏。篁岭是坡地，受限于山体狭窄，户户二楼都开了门，通向更高层的街巷人家，村庄人都不锁门，小巷四通八达，外甥女的灯笼辫子从门楼一闪，向左向右，折上折下，不见人影。门廊里有咯咯笑，循声而去，灯笼辫又跳走了，迷藏成了谜，半个晌午就这样藏过去了。

进回形怪屋，人有点眩晕。怀着孕的流浪猫在怪屋楼顶落窝，她见过大世面，不惧生人，在游人的脚边磨来蹭去，它即将临盆，母性的光辉在眸间盈盈一水。一对田园犬，一黑一白，大概是主人移民后留下来守房子的，一路跟着游人嬉闹。

从写作训练营的阶梯下来，被一家小店吸引：帆布鞋、明信片、冰箱贴、书签……小店里的商品琳琅满目，带有鲜明的篁岭特色。春之油菜花、夏之峡谷、晒秋风光、冬之年俗，四季的风韵都定格其中。我看上一双彩绘鞋，帆布面上，是篁岭开窗时的一帧风景，穿上，大小适中。攀谈，才知店家是重庆姑娘蓝馨月，她当年被篁岭的美景吸引，索性留下来，开了间文创产品商店，取名“村姑的天堂”。她浅浅的酒窝，盛开着篁岭的四季，也盛满了纯净的芳华。

夕阳西下时，微风爬上树梢和瓦片，篁岭的梨树、枫树、柿子树叶开始在枝头打转转。田地和街巷都被秋风舔舐，变成土色黄、浅色紫、藕色粉、孔雀蓝、褚色灰……花海梯田裸露出大地的底色，花田蜿蜒，层层叠叠，像母亲的妊娠纹。街巷华灯阑珊，亮如白昼，古老的时光与现世村落深情对话。

次日一早，太阳从山的那边升起，篁岭人用矫健的步伐迎接朝阳，朝阳也以矫健柔和的步态游走在浩荡的篁岭之上。曲线柔和蜿蜒的山脉，有百万芦秆轻摇，晒秋的竹匾又铺铺展展，高岸深谷连绵起伏，晨雾散去，篁岭上的一切生灵，又变得活跃跃的。

（压题图：篁岭晒秋）

家园厚土

江村人与茶

□ 徐能龙

乐安河悠远悠长，养育着一代又一代勤劳朴实的江村人。让江村人引以为傲的是一片娇翠欲滴的千亩茶海，也正是有这片茶海，江村被誉为“江南最美茶园小村”。

江村的村口是村庄连接茶园的地方，伫立着一株百年苦槠树，它见证了沧桑岁月，也见证了乡村蝶变。

茶园建于20世纪80年代，经过一代又一代江村人的打理，已成为远近闻名的“打卡地”。江村茶园不同于高山绿茶，地势平坦开阔，茶园壮丽的落日余晖最是让人流连忘返。如此美好的风景，吸引了不少青年人到此约会，憧憬着未来，洋溢着幸福。

江村人是懂生活的，自然懂得明前茶和谷雨茶是上好的待客珍品。置身茶海或坐在茶园中的凉亭阁楼，沏上一壶茶，可对饮，也可独品，缕缕芬芳扑鼻而来。捧起茶杯，嘬一小口，神清气爽，沁人心脾。或在采茶时节，和心上人一道到江村来，一起采茶对歌。

江村人爱茶，一片片黄色的黏虫板、一盏盏太阳能驱虫灯就是最好的诠释。看茶园也可看出江村人的做事性格，井井有条，清清爽爽；一排排、一垄垄整整齐齐的茶林也教会江村后生做人要堂堂正正。这就是茶魂，也是江村人的精神所在。

当远处山峦层林尽染，茶园绿意依旧，这就是江南的秋！所以，我爱茶色，一直保持着生命的绿、青春的绿，希望像茶一样静，隐入尘烟，不问世事，或是在静谧的茶海里回忆和思考。

天色渐晚，远处的炊烟袅袅升腾，好似舞动着的白纱笼罩整个村庄，村口溪水潺潺，老水车纺着新时代的赞歌，劳作了一天的江村人日落而归，牵着老水牛时而吆喝，时而放歌，忘却了疲惫。

生活这杯茶，时浓时淡，时聚时散。浩瀚的嫩芽，终其一生在追求什么？是被揉捻后的重生，还是泡在水杯时的安详？人们都爱茶园的壮丽、茶叶的鲜香，却很少有人感受它经历了怎样的四季冷暖，这一垄一垄起起伏伏的茶林像大海波涛，也像极了我们的人生，有过歧途，也有过彷徨。

岁月长河悠远悠长，在生活的时光里，有的习惯豪饮一壶醇厚的浓茶；有的习惯在一杯淡茶里安然与时光对坐……我想，能坐在一起喝茶的一定是朋友。

说到朋友，我最爱听冬根的奋斗故事，江村的每一寸土地都留下了他的脚印。昨天，这里还是连路都找不着的偏僻山村，江村人过着男耕女织的田园生活，虽不富裕却也悠然自得，而茶园就像深山闺秀，俊美却少有人知晓。怎么带着江村人在家门口增收致富？冬根孜孜以求，把茶园变成了景区、松树林成了中草药园。今天，江村人住上了别墅，开上了小车，享受着更加殷实幸福的日子，江村一幅“村在绿中、路在林中、房在园中、人在景中”的景象，成为十里八乡的富裕村。

置身江村的茶海中，你会看到一代又一代江村人忙碌的身影。这些身影演绎的生生不息的拼搏奋斗精神一直辉映激励着这块土地上的后人。

井冈山 第2282期
邮箱：cuilan1972@sina.com
电话：0791-86849202